人民日報

（第四九五號）

今日一張四版

中華民國三十五年五月十五日創刊
通訊處：武安縣局轉
價目：每月零售二十份三十元，報費另收，外埠不另加郵費二百元

本報已呈邊區政府准許登記，邊府新聞出版管理處登記證第一號，發給晉冀魯豫邊區郵政管理局，登記為第六類新聞紙類

增訂 **新辭典** 出版介紹

新辭典是縣區幹部小學教師，中小學生閱報讀書提高文化知識，不可缺少的參考書，去年出版以來銷行甚廣，為求更加完善今年又經重新改編，這次出版較原本增加新辭五分之一，所有辭彙都經全部精確訂正，凡是解放區以及國內國際有關時事政治，經濟，教育，科學，各類常用辭彙都加以通俗淺顯解釋，進行學習有此一書，可以解答各種疑難問題。

總發行所：裕民印刷廠發行　武安陽邑
支應：太岳晉城
邯鄲市東大街

△最近新書▽

書名	作者	定價
一個落後村的變化	鄭沙	四二〇元
啟蒙話	韓川	四〇〇元
安徽	山東文化劇刊	五二〇元
文化翻身十二期	文化翻身社	一八〇元
怎樣寫	饒政	七〇〇元
蘇聯的軍隊	依·明茨	一五〇元
和平的國際	羅可爾斯克	六九〇元
英勇保衛者	白艾	二六〇元
東北的游擊隊人物	白至	二六〇元
白毛女歌劇	若冰	五五〇元
人民英雄傳	楊吳之	四二〇元

上述新書八折優待　今後新書源源運到　郵購批發　絕不有誤

魯西北書店啟

地址：臨清鴿市街

陳粟反攻大軍某部　六天殲匪七千

整十一師整五師均遭重創

【新華社華東前線三十日電】陳粟反攻大軍一部於魯西南痛擊各路增援蔣軍，於九月二十至二十五日六天中，共殲敵七千餘。計在曹縣南土山集、大義集、大黃台地區殲擊蔣軍整編十一師三個旅，斃傷其四千餘。在鉅野西龍固集地區殲擊整編七十五師兩個旅，斃傷其千餘。在鄆城武東張鳳集地區痛擊整編新五師（前第五軍），斃傷其兩千餘，竄入魯西南之蔣軍主力，經我連次慘重打擊後，精銳大損，戰力下降，逃亡日眾，現每連平均僅八、九十人，而士氣尤為沮喪。據軍事觀察家評稱：解放軍戰略部在予蔣軍精銳主力（按新五師，十一師為蔣軍五大主力之二）以殲滅性打擊，造成今後盡殲蔣軍之基礎，正如過去歷次創弱蔣軍精銳主力七十四師而最後全殲該師於孟良崮的範例一樣。

孔從周將軍等率部發表宣言

討伐賣國賊蔣介石

歷數蔣賊驅民內戰血腥罪行　號召豫陝父老軍民奮起自救

【新華社豫西前線三十日電】西北民主聯軍第三十八軍軍長孔從周等將軍，頃率全體指戰員發表對我西北民主聯軍討蔣介石宣言，原文如下：

我三十八軍本係西北將領楊虎城將軍舊部，前因反對蔣介石賣國，危害人民，曾隨楊將軍發動「雙十二」兵諫，志在救亡圖存，共禦外侮。不意蔣賊飛返南京，自食諾言，背信棄義，將楊將軍被迫拘禁抗戰招牌，實則與敵偽使往來，齊國反共抵於抗戰，消滅異己，居心叵測。「七七」以後，我軍雖處於蔣賊監視併吞之下，仍本救國初衷，效命疆場，堅守中條山，首南打退敵人十三次「掃蕩」，浴血苦戰十九晝夜，誓禦暴敵於豫陝三省，蔣賊既無一兵之援，又無一彈之補，反與分化本軍，派特務濫委主官，撤換將領，併吞。但我二公還在要素，難公與由彼等軍接，總選官兵盡作萬死，或遭暗害，不勝枚舉。更可痛者，且竟不顧大敵當前，逼令進攻豫西八路軍。全軍忍無可忍，毅然舉起反共風命，脫離國民黨，在全國軍民共同殷望下，抗戰勝利，蔣賊復發動全面內戰，一年之間，經解放區軍民迎頭痛擊，損兵折將，遭犯匪軍被殲百二十萬，其嚴人民反對，兵力削弱，後方空虛，敗局已定。蔣賊執迷不悟，猶圖作最後掙扎，外則出賣國家權利於美帝國主義，內則濫發兵役，引狼入室；河南人民除在蔣賊血腥統治下，流離失所，去年蔣捐在陝徵兵達六百萬石，河南人民除死於水、旱、蝗、湯「四大災」者六七百萬外，今春河南一省，即派壯丁十萬七千多，捕捉鄉勇，如同綁匪，繩下捆出紙牌賣，強征人民十室九空，遍地災黎，陝沃野千里，今已變成人間地獄，青壯流離他鄉，老弱輾轉溝壑，誰無父母？誰無兄弟？此種慘無人道之事，不啻人間地獄！

本軍起義以來，深得一心，兩年來堅守國防陣地，與解放軍並肩作戰，就如同手足，不斷得到人民擁護。中共以及民主政府愛護備至，與解放軍並肩作戰，為全國人民所讚揚。我們鬥志昂揚，協助豫西人民翻身，戰鬥力迅速提高，已成堅強的人民武裝。值此全國反攻之際，西北解放軍東越大河，橫渡黃河，討伐胡宗南，出師陝豫，以期解放中原與西北，幫助人民翻身，實行土地改革，發展民族工商事業，驅除美帝國主義，打倒賣國獨裁的蔣介石，推翻蔣介石法西斯政權；並望一切愛國軍人，擁護將陝父老，先起來與本軍密切協同，共同打倒賣國賊蔣介石，推翻蔣介石法西斯政權，脫離將領中樞，實現民主政治，建立聯合政府，實現民主、獨立、幸福的新中國。各界父老兄弟們，一致動員起來，援助解放大軍討伐蔣家匪幫，打倒賣國賊蔣介石，徹底推翻蔣介石的黑暗統治，建立人民的聯合政府，實現民主、獨立、幸福的新中國！

西北民主聯軍第三十八軍

奮戰豫西獲重大戰果

繳獲巨量軍火殲匪達千七百

【新華社豫西前線三十日電】西北民主聯軍第三十八軍孔從周將軍所部南渡反攻，轉戰豫西陝縣、靈寶、閿鄉地區作戰中，攻克陝縣、閿鄉縣城，解放靈寶、陝縣、閿鄉縣城，並控制隴海路重要據點張茅、硤石、英豪及靈寶車站，張村、王村、張汴分士等車站，殲敵五百餘，俘副團長以下一千二百五十名，合計一千七百五十名。繳獲重機槍四十一挺，步槍九百三十支，手提式十四支，擲彈筒四十個，子彈六十四萬發，黃色炸藥兩萬斤，電話機二萬餘部，收音機兩部，電話機七部，機器三十餘部，修械所一座，汽車一輛，火車頭四輛，車皮八十輛，其他軍用品無算。在反攻中，該軍曾以英勇戰鬥，俘敵七百餘，自己僅有三名負傷，創造一比二百三十的殲敵紀錄。

【新華社豫西前線三十日電】孔從周將軍所部於收復豫西期間，在駐村幫助群眾翻身，深得新區群眾擁護。該部工作隊於九月十三日在駐地宜村，幫助群眾召開群眾大會，宣傳土改政策，堅決為群眾撐腰，懲辦惡霸地主，群眾高呼「窮人要當家，窮人要掌權」的口號。並針對該村惡霸地主任某進行訴苦復仇，會後群眾團結起來，成立「農民翻身會」，鬥爭了惡霸。

建立農會選舉時，有人提出過去會做過保長的任某，貧農馬上都說：「當過保長的不要」。最後選出十個小組長，九個是貧僱農，一個是中農。當天晚上就召開群眾大會，太行區第一縱隊也趕往參加打擊，該村群眾從此翻身，成立了正式的村政權，農會的任保長被選為農會主席，貧農任在隨軍武裝幫主任，發動自衛隊，民兵、幹部如以「勾結八路軍」罪名陷害而被捕押在陝縣的任某，鄉群眾解救出來，被一致擁為村長，至此窮人才算真正當了家。

西北民主聯軍騎六師

一年來戰鬥力量大增

將為解放大西北而戰鬥到底

【新華社西北三十日電】今年九月十三日為西北民主聯軍騎兵第六師起義一週年紀念日。記者特往訪問該師師長胡景鐸將軍。胡將軍欣然告稱：一年來，在地方黨政軍民和全體指戰員的努力下，已由起義時的單純軍事部隊，逐漸成為人民的軍隊。去年在陝北橫山起義以來，經陝甘寧邊區的自衛戰爭，部隊初步建立了革命的政治工作及其他制度，並且與人民團結一致，官兵一致，軍民合作，在戰鬥中與兄弟部隊密切配合，協同作戰，參與了保衛延安、收復延長等戰役，並完成了剿滅土匪任務，士氣高漲。此後部隊將在原有基礎上更加努力，為解放大西北而戰鬥到底！

蔣黨吵嚷開除　馮玉祥氏黨籍

【新華社陝北二十九日電】十三日天津民國日報透露：馮玉祥氏近在美國發表言論譴責蔣匪內戰措施，將匪吵嚷時提出討論，十三日蔣黨中央監察會有主張開除馮之黨籍者，有主張嚴重警告者，吵吵嚷嚷未能結果，最後乃決定交中央監察會處理。

蔣匪排擠雜牌軍官

孫連仲也將要倒霉

【新華社陝北三十日電】據二十八日合眾社北平電訊透露：蔣匪已決定擴大其「中央化」計劃，將逐步排除地方勢力與雜牌軍官。該報稱：蔣賊已命令其親信軍閥（按指白崇禧、陳誠等）注意監視其他雜牌將領。所謂「中央化」，即以蔣家嫡系控制各省軍政大權。河北省主席孫連仲（係雜牌）已被撤換，由楚溪春接替。

蔣賊排除異己驅作賣國工具

原西北軍消滅殆盡

鄆城起義張團長痛斥蔣介石

【本報冀魯豫三十日電】記者於軍區某地訪問蔣軍原六十八師一一九旅三五六團張公幹團長。張團長安徽宿縣人，現年四十歲，洛陽軍校畢業，曾隨馮玉祥先生作戰官長多年。張團長談到此次反內戰起義的經過時稱：「抗戰勝利後，全中國人民都希望和平民主新中國的實現，我們都希望團結，擁護統一，國家統一，都怕內戰。但蔣介石為少數人的私利，竟發動全面內戰，將一切雜牌軍調在第一線充當內戰炮灰，以達消滅異己的目的。本團隸屬的六十八師一一九旅（旅長劉廣信）去年在魯南戰役中被殲，今年七月下旬，只剩下殘部一二百人回去，後又以留守人員作為基礎，補充新兵，驅作蔣介石內戰炮灰，蔣介石此種毒辣手段，實使我們痛恨。我們早有決心要脫離蔣軍，終於九月十三日毅然在鄆城起義，將部隊開入黃河以北的解放區。」

張團長並痛述西北軍被蔣介石消滅、編散的情形稱：「抗戰時六十八軍原有一三、一一九、三六等三個師，抗戰勝利後，被縮編為兩個師，取消了三十六師的番號；第二軍又縮編為六十八師兩個旅（四個團）。六十九軍本來是兩個師十七個團，經黃樑之役，又被蔣軍消滅殆盡。五十五師曹福林部，鄆城之役全部覆沒，曹福林僅以身免。三十軍本來三個師，現只編成八十一師兩個團（二〇、二二、八一師），十二軍過去三個團，十二等六個師，現在只剩下兩個師，被消滅了。」

張團長又談到軍官被編散，兵力不足，一個團長每月搞四五千萬元，已不算貪污。蔣軍已無法挽回必然失敗的命運，但不管蔣介石如何拚命掙扎，其必然失敗的命運已經註定。蔣軍內部，從高級軍官到士兵，都害怕打仗，貪污腐化，已達頂點。一個連長，一個月可貪污二百萬以上的蔣幣，一個團長每月搞四五千萬元，已不算貪污。蔣軍整個戰爭機構已發生根本變化。我部隊已大部喪失戰鬥力。」張團長談到對解放區的觀感稱：「在蔣管區看到的是貪污腐化、黑暗重重，人民和我們痛苦，農村充滿盜匪的荒涼。到解放區後，看到農村充滿蓬勃的新生氣象，組織嚴密，人民文化提高，豐衣足食，賭博、娼妓、乞丐完全絕跡，這是建設新中國最好的典型。所到之處，男女老幼歡迎慰問，經過村莊，人民都把我們當成自己的手足一樣，我們都感到無限興奮，受到很大鼓舞。我們一定要追隨人民解放軍與全國愛好和平民主人士之後，一致奮起，打倒賣國媚外的蔣介石的獨裁統治，建立和平民主的新中國！」

軍區副參謀長王世英將軍

巡視解放軍官教導團

勉各解放軍官力戒浮淺改造思想

【本報訊】太行軍區解放軍官教導團，自成立以來，陸續收留我軍各次戰役被俘的校尉各級軍官，計八千餘人，截至目前止，尚有將官隊一個，尉官隊十四個，校官隊四個，計二千有零。這些解放軍官過去首長對該等之尊重與生活，至為關懷。在我反攻大軍南渡之際，特派副參謀長王世英將軍前往巡視。王將軍偕中伯經同志於九月六日離抵該團後，即由團首長陪同走訪將校軍官隊。該隊學員陳鳳鼎、禁晉東、李守正等，皆係王將軍當年舊同學，其中胡三益、史澤波等更與王將軍有舊，晤見之際，備形歡欣。王將軍並將其官隊教育及生活一一垂詢，深致慰勉，首即說明軍區首長關切之意，並對學習與生活前途詳細談話，勉其一一克服困難，遵從教導；並以黨的政策寬大為懷，對被俘官兵之優待，深表關懷，感謝自己得以學習機會，並指出蔣介石內部紛爭，以及美帝干涉中國內政，亡國於日本侵略者的危機，並指出對蔣介石的一切幻想，必須徹底拋棄。王將軍並要學員們誠懇坦白，互相幫助，改造思想。學員們聽了王世英將軍報告後，歡欣鼓舞，一致表示願意努力學習，改造思想，為中國老百姓謀些有益的事。王世英將軍的報告歷時三小時結束，一般情緒至為高漲，各軍官團隊後就其報告，舉行座談，發言踴躍熱烈。

林彪總司令

嘉獎冀察熱遼部隊

勗勉繼續努力爭取新勝利

【新華社東北三十日電】東北民主聯軍林總司令頃嘉獎冀察熱遼部隊殲滅蔣匪四十九軍主力，獲得空前大捷之有功部隊，並令嘉獎指戰員稱：「盼望你們再接再厲，爭取新的勝利！」

【新華社熱遼三十日電】為慶賀楊家杖子大捷，殲敵一萬六千人，中共中央冀察熱遼分局、熱遼軍區暨熱河省政府、熱河省參議會等聯電前線全體將士稱：值此全國戰略反攻之際，我冀察熱遼人民解放軍連獲兩次大捷，捷報傳來，軍民振奮，現在長城內外，大河南北，江淮河漢之間，我各路大軍已轉入全國反攻，蔣賊末日已在眼前。我軍橫掃蔣匪，拯救人民，光明前途愈近，勝利必將屬於我們。望再接再厲，大量殲滅敵人，爭取更大勝利，我全區人民決以百倍之努力，加緊生產，推行土改，全力支援前線！

【新華社東北前線三十日電】本社記者報道：蔣匪四十九軍主力的被殲滅，匪首陳誠走馬上任不到一個月，在他的直接部署和指揮之下的第一個戰役，便遭到四十九軍主力的殲滅。這實在是一件不如意的事。

說來也很可憐，自陳誠來到東北後，號稱依靠新來的四十九軍，來完成他所謂的反攻，然而事實給予他的回答是殲滅。正如蔣家匪幫的實在本領不過爾爾。四十九軍原是從南方調來的，如今東北的戰役中，被解放軍在七月間殲滅了的王鐵漢部隊以後，調到東北來的部隊，還在做著夢的時候，蔣介石便不顧死活地把它推上火線。四十九軍援東北是為了鼓勵東北受挫部隊的士氣，是為了挽救東北部隊的頹勢。正如「中央社」所說：九月二十八日對匪軍的勝利也是說明了蔣介石在東北的任何小勝都是不可靠的。這些事實，再一次證明了東北人民的戰鬥力量，四十九軍援軍的被殲，就證明了蔣家匪幫的命運必然是滅亡，所以蔣介石的任何掙扎，不能挽救他們的失敗，只能更加證明他們集團的放下了武器，才是唯一的出路。

招遠西南道頭勝利顯示

蔣匪犯膠東必遭失敗

刻敵已處我廣大農村包圍中

【新華社山東三十日電】分社前線記者頃就招遠西南道頭勝利殲敵（按我軍於本月十八日在招遠西南之道頭附近殲敵第八、九兩師所屬三千五百人）與膠東形勢發表評論稱：蔣軍集中四個整編師齊頭並進，猖狂進犯，於十八日突犯至道頭一帶。我軍以八師一六六旅為中央，其右翼三十餘里遠處的蔣軍整九師為屏障，左翼二十餘里遠的蔣軍整編第八師一六六旅的三個團，行進中即遭我伏擊，我軍即以五、六里地段，將敵一〇三旅作為殲滅對象，僅以少數兵力堵擊兩翼，一舉即殲滅其一〇三旅全部。同日下午二時，向下店北十餘里進犯之整九師，被我擊退。蔣軍四面猬集，亦受到我軍之打擊。膠東解放軍可隨時狙擊任何敵人，並取得勝利。

自八月三十日蔣匪以其第八、第九、二十五、五十四共四個整編師為主力，進犯膠東以來，解放區之第一線兵力，北沿膠濟、萊陽，南沿即墨、海陽、平度，經萊陽、棲霞、福山、牟平、文登等地。敵人軍事上雖佔領一些城鎮，但解放軍主力完整無損，大量殲敵仍在繼續。蔣軍已陷入我軍民所控制的廣大農村之中，處處受到我軍民的襲擊。蔣軍雖佔一些城市，但均已遭受我軍打擊，使其不能兼顧，並已遭到極大損失，膠東之蔣軍，亦將難以逃脫不了失敗之命運。這是一場決戰的開始。

目前膠東形勢，仍能為我軍民所控制，我們軍民有信心克服任何困難，繼續消滅敵人與壯大自己的力量。

【新華社山東三十日電】據報消息：膠東解放軍於二十一日克復招遠城。

又訊：膠東解放軍於二十二日克復棲霞城，俘虜蔣匪八十三師與二十八師所部。

此次戰鬥中，我軍大反攻後蔣軍傷亡慘重。

爭取明年多收 滅荒擴大種麥

冀南一專區羣衆積極開荒

南樂挖溝疏水 二千頃良田免水災 農民欣喜秋收秋耕

【本報冀魯豫三十日電】南樂縣民主政府領導羣衆挖溝，疏濬積水，二千多頃肥田免遭水災。該縣地勢低窪，雨後積水，羣衆常遭水災，今春民主政府及早組織全縣民力，集中挖掘三道河溝，一道是東西横貫縣境……

羣衆檢查公開招認 讓羣衆批判『客里客』

不該在報上表揚

咸縣東關農會主任是什麼成份？

短論 開展羣衆性的檢查

不是三百二十多担

冀魯豫黃河南岸豐收 農民熱情支援大反攻

武安村財政是怎樣整理的？

發現三不徹底 號召面向貧僱

太岳四地委檢查土改準備大復查

太岳各地秋收秋種 照顧南征人員家屬

桐灘檢查翻身

封建未鬥透 果實沒分平

黎城二區中秋總結擁優工作 村與村互相檢查代耕

太行聯合組織工作團 幫助更樂原曲農民復查

將首先發動貧僱組織貧僱委員會

冀晉與太行 成立混合市場

西歐經濟危機普遍深重

經濟危機繼續發展 英煤礦工潮擴大

總工會斥責政府反動經濟政策

【新華社陝北二十九日電】綜合報導：加強榨取勞工以挽救經濟危機的工黨內閣，最近遭遇工會方面的反擊。二十五日燃料大臣辛威爾宣佈，國家煤礦局與礦工工會關於增加工作的談判，已告失敗。約克郡六萬礦工雖已復工，但拒絕增加工作，而新的礦工工潮又在醞釀。據美聯社訊，蘇格蘭罷工，二十五日已擴大至三個礦坑，罷工者達一萬三千人。另外工黨當局的經濟政策，在英國總工會(職工大會)內亦受到譴責。總工會於廿七日通過決議，斥責政府要工人忍耐貧困。總工會代表海金在會上稱：「每一資本家所發表的聲明，都表示窮人必須償付，而富人則不受損傷。」海金指出：要利用國家計劃實現社會服務，將基本工業現代化。總工會要求政府減少五十萬軍隊，與蘇聯及歐洲各國訂立較長期的貿易協定，以管制利潤與物價的方法，減少富人的收入。[illegible]工會亦通過決議，反對政府停止新建築計劃的決定(按該決定企圖將建築工人轉入其他工業)，而要求[illegible]減軍隊五十萬。

【新華社陝北廿一日電】倫敦訊：英國經濟危機發展中，據路透社十九日電稱：英國八月份出口值[illegible]，比七月份少六千[illegible]，比克利浦斯所宣佈的出口目標低一億二千[illegible]。[illegible]

評二十八日[illegible]

[illegible]

美國戰爭販子面貌畢露

西歐與美矛盾無法消除

[illegible]

法經濟情勢繼續惡化

糧食缺額尚無着落 美元外匯即將枯竭

【新華社陝北三十日電】各方訊：法國經濟形勢繼續惡化。法駐美大使館廿四日稱：為保持目前的麵包配給量，今年內法國需要八十二萬五千噸穀食的進口，而此項缺額，目前尚無着落。巴黎觀察家認為拉瑪第當局將再次減低人民口糧。另據「[illegible]報」透露，二十四日的閣議上曾指出：三星期內，法國將無一塊美元。二十五日法外交部發言人亦稱：法國美元外匯將於一個月內枯竭。倘若外援不能在十月份得到，則「法國經濟恢復的整個未來將陷於危境，即使在十一月或十二月得到援助，也嫌太遲。」燃料問題同樣嚴重，二十四日閣議決定，重新減少運輸汽車的燃料，電力供給亦已減少，巴黎某些區域自二十五日起即完全停電。

在此情形下，美國財長斯奈德於二十日自英抵法，與法國財長舒曼等進行談判。拉瑪第當局鑒於十月十九日的市選即將到來，急於取得美國貸款以圖取選票。但鑒於法國人民的憤激情緒，故對美國條件不敢遽加接受。斯奈德即施以壓力，並故意透露：美國首先關心於鋼工業的恢復，為使各國鋼鐵恢復，美國計劃撥予三十億美元。

意立憲會議辯論現政府存廢

共社兩黨領袖號召 對加斯貝利投不信任票

【新華社陝北三十日電】綜合報導：意大利勞動人民反對加斯貝利反動政策的鬥爭，現已由全國規模的群眾罷工運動，轉入立憲議會關於現政府之存廢的大辯論。

[illegible]

歐十六國經濟報告顯示 西歐經濟形勢嚴重

【新華社陝北二十五日電】各方報導：所謂歐洲十六國經濟報告，已於二十二日在巴黎簽字。報告之摘要亦於同日在華盛頓及十六國首都公佈。英外相貝文與法外相皮杜爾等在簽字前發表短演說，強調歐洲財政與經濟形勢之嚴重，一面強調「在美國援助到來以前，應作最大努力」，一面則對美國援助表示不甚樂觀。[illegible]該報告摘要，其中除在自行恢復」之[illegible]外，最重要者有二：第一，它暴露出西歐各國經濟形勢之極端嚴重。該報告列舉西歐「工業生產縮小，糧食缺乏、物價高漲、外匯枯竭」之狀，公開承認「至1947年夏季，西歐復興之希望，業已消逝，危機之深重殊難預料」。第二，該報告證實美國與西歐各國經濟矛盾之不可調和。該報告強調復興之首要工作是「必須增加生產」，「加緊擴充輸出」，「但除非美洲大陸之市場允許歐洲及世界其他部份之貨物大量傾銷，否則無補於事」。以此要求打開被美國獨佔美洲市場並向歐洲市場擴張的美國，無異與虎謀皮。

希民主軍總司令向聯大提出申請書

要求恢復希臘獨立民主

蘇南反對美所謂「希邊境糾紛」提案

【新華社陝北三十日電】塔斯社特派記者報導：聯合國大會各代表均已注意希臘民主軍總司令馬科斯署名遞交聯合國大會的申請書。該申請書指出：「希臘今天已沒有國家的獨立，沒有民主。這是由於英美外國勢力的干涉和干與內政所致。」該申請書要求「聯合國大會採取措施，以恢復希臘的和平、獨立和民主，停止英美的干與，並給予希臘人民自由決定其需要何種政府的機會。」聯合國希臘問題委員會中希臘民主派特別代表，並要求允許希臘民主軍派代表，以表明他們的意見。

【新華社陝北三十日電】成功湖訊：聯大第一委員會於二十四至二十八日舉行會議。該小組委員會開始討論所謂「希臘邊境糾紛問題」，蘇聯代表葛羅米柯重申蘇聯之意見。美代表仍堅持其在安理會阿三國援助希臘游擊隊的「事實」，一面主張成立一個永久性的特別委員會去「調查」那「三國的陰謀」。[illegible]蘇聯代表葛羅米柯反對此一提議，認為希臘內戰為希臘政府實行法西斯政策的結果，而美國對希臘政府的援助與干涉造成了今天希臘的緊張。該代表要求聯大成立一個特別委員會，以監督外國對希臘政府的經濟援助，並號召「各國不要參加聯合國以外的任何經濟計劃」。南斯拉夫代表亦強烈抗議美代表之此一建議，認為該「建議僅能使形勢更趨惡化」。經濟財政委員會開會時，波蘭代表闡述蒲斯福政府計劃破壞聯合國威信，要求聯合國為了歐洲的復興經濟而予以撥款，並號召「各國不要參加聯合國以外的任何經濟計劃」。

美國所破壞的幾個國際決議

——對維辛斯基演說的幾點註解

【參考資料】

蘇聯出席聯合國代表團團長維辛斯基演說，斥責反動派挑撥戰爭，不惜將聯合國所通過的決議案作廢紙。他說：「[illegible]」若把維氏演說中所指的國際決議及聯合國憲章的規定提出來研究一番，將更可使我們了解美國是如何的不顧信義破壞和平。

（一）在維氏演說第二段「美英反對裁軍」中，維氏指出一九四六年十二月十四日聯合國大會實施普遍裁軍決定之一點，在當時聯大的決議案是：一、聯大承認裁減軍備與軍備一般決議案之必要性；二、聯大向安全理事會建議立即議定各項實際措施，以調整及裁減軍備（包括原子能管制在內）之目標；三、大會建議安理會草擬一種或多種條約，規定禁止及取消原子能作為作戰用途，以及為和平用途之原子能之國際管制及監督制度，保障遵守條約之會員國不受違反條約者之威脅；四、聯大贊成各會員國遵照撤退其國外駐軍。以上四點，當時在聯合國會員國都贊成的。但是，美國年來所做的卻正是違反以上四項決議的一種與此懸殊行動。還由我們身受美帝國主義侵略及美軍仍駐軍中國等事就可作最明證的判斷。此外，舉辛德日記可見到美軍在世界各地的情勢，就會方面大加歡呼戰爭及擴軍擴軍，無怪是堅決反對軍備的行動。

（二）在維氏演說第三段「美國反對禁止原子武器」中說到：「原子能委員會工作已達一年半，但一九四六年一月二十四日聯合國大會決議中所規定的任務，沒有一件完成，而且在執行這一決議中毫無進展。」這一個決議規定了什麼？這就是在一九四五年十二月莫斯科三外長在莫斯科獲得協議，然後經過一九四六年一月聯合國大會所通過的議案，其重要的是：決議設立一委員會，A、該委員會須將其報告與建議呈交安全理事會。除非安全理事會為了和平及安全之利益保守秘密時，在必要時，得把這些報告轉交經聯合國大會、聯合國其他委員會及經濟社會理事會。B、根據聯合國憲章，安全理事會之主要責任，原為維持國際之和平與安全。故安全理事會應將委員會所發的各種指示，關於安全問題的各種工作。關於該委員會的職權：一、對於和平目的之基本科學情報的國際間交換；二、控制原子能以保證只用於和平之目的；三、從國家的軍備中消除原子武器及其他大規模毀滅性的武器；四、以調查及其他方法，以保障各國不受違約及規避協定之危險。委員會須將其工作經分段進行，每一階段的工作須在前一階段完成後始行開始。正如維氏所說，已經整整一年半了，但是，這個工作雖經歷了……這個決議，因為美國企圖獨佔原子武器的結果，至今尚無一件業已完成。

（三）在維氏演說「託管協議違反憲章之處」一段中所說不符之處，略謂「蘇聯等國家向聯合國提出：將美、法、比、荷、澳、新西蘭等國對於管理的各託管地，要求此後應由聯合國託管委員會負責管理，以阻止另一帝國主義的侵入。」而使這些殖民地逐漸獲得自治的權力。託管制度，維氏指出：「反對美國的新日本委任統治託管領土。但是，美國卻堅持要將這些地方的委任統治權，置於自己託管之下。」主要的一點，在安理會託管制度下，聯合國託管理事會便不能成立。因為各託管國家（美英等）所阻撓，許多託管協議都不能實現，例如南非、新西蘭都要將該地區納入其託管協議之中，而北美等國卻堅持其決定。一九四六年十二月十三日聯合國大會上蘇聯代表曾要求在各託管協定中說明使各託管地「獨立自由」的條款，但遭到美英等國的反對，並受南、印、伊拉克等國支持，但因美國操縱表決，該組織託管人民的一致要求而被通過。（本報資料室）

美荷玩弄新陰謀已被識破

印尼重申鬥爭決心

【新華社陝北廿六日電】蘇荷訊：荷蘭「鐵・瓦爾海德」報稱：「荷蘭不顧安理會的停戰決定，及蘇聯等國一再表示願意調處糾紛，荷蘭帝國主義頑固地堅持其摧毀印尼共和國之毒謀。」該報指出：以美國為首的三國（美國、比利時、澳洲）「斡旋」委員會力圖壓迫印尼共和國，並進一步地鞏固印尼共和國同荷蘭帝國主義者的讓步。美帝國主義始終支持荷蘭消滅印尼共和國及在各地建立傀儡政權之陰謀。印尼共和國已完全識破美荷此種陰謀詭計，印尼政府特於二十三日在日惹發表聲明，重申印度尼西亞要求遵守國家之完全獨立而鬥爭的原則。聲明堅持荷蘭軍隊必須撤至一九四六年十月十五日（印荷簽訂休戰協定之日期）之原來位置。印尼人民之獨立解放之安全必須予以保障。該聲明同時強調指出：印尼共和國願以一切方法，與承認印尼人民基本權利之國家建立密切之友好關係。

加拿大人民 反對以飛機售蔣

【新華社陝北二十七日電】加拿大反動政府甘做美帝國主義的走狗，以轟炸機一百五十架售與蔣家匪幫屠殺中國人民一事，已在加拿大國內激起強烈反對。據塔斯社二十六日訊報導：加拿大社會民主黨多倫多區分部已為此向加政府外交部長提出嚴重抗議。該抗議書稱：加政府這種背謬行動，輸送國民黨政府的援助了對中國內戰的干涉，破壞亞洲與全世界和平的措施，與聯合國憲章背道而馳。該黨多倫多區分部並堅決主張將加政府此一行動向聯合國安全理事會提出。又，加拿大恩地科特博士日前曾在多倫多集會上，痛斥加政府援助國民黨政府干涉中國內戰政策。

狐群狗黨爭吵無結果 蔣匪「國代」偽選延期

【新華社陝北廿九日電】據中央社透露，蔣家匪幫一再聲明「決不展期」的「國大」偽選，已於二十六日由蔣匪「國務會議」決定「延期一月」，即「投票日期」由十月二十一日至二十三日延至十一月二十一日至二十三日。此一偽裝民主醜劇延期原因，據美聯社二十七日消息，係由於政治分肥問題未能獲得其某些省的行政機關「國大代表」的一定數目，拒絕提出偽國大代表名單所致。據自本年四月間，民、青兩黨參加蔣政府正式與蔣介石「騙婚」後，蔣介石匪幫的「部長宗給」，因不能履約前來所謂「中聯」，會中吵得一塌糊塗，因此徐陳啟天、左舜生「苦惱不堪」（見青島大中報）。而民社黨的「府委」胡海門亦大嘆「無期」（五月十三日天津益世報）。此次蔣匪偽裝民主醜劇的偽選，更借重這些奴才當配角，民、青兩黨要求若干省府主席、委員、省「參議員」等要求，并主張偽國大代表名額依照「一、一、二」比例分配名額（即民、青兩黨及所謂社會賢達各佔一名，蔣黨佔兩名）。七月七日天津大公報），蔣家匪幫亦以應保持優勢操縱偽選，發動作選舉醜劇，豈能什麼要實行「自由選舉」，而拒絕其奴才們提出的條件要求。主奴爭吵尚無結果，國大偽選終告「延期」。

諂媚美觀日遭當頭一棒

上海工商業界 拒派代表赴日

【新華社陝北二十七日電】據中央社報導二十五日電：自全國工業協會總合會各地工商界拒絕響應蔣匪幫號召派代表參加赴日貿易代表團後，上海工商界亦一致拒絕蔣匪幫號召派遣代表，商界已響應此一號召拒派代表參加。蔣家匪幫的對日貿易一案「在原則上是基本反對日代表團赴日」，他們指出本代表團將來不論任何方式，亦不承認「蔣時日本對華貿易計劃，係依據戰前條約，以對日貿易協定，此項貨物多不合我國需要。」出品商界人士咸信目前日貨走私猖獗，已使蔣管區工商業遭受重大打擊，一旦正式開放對日貿易，日貨勢必傾銷而來，勢必使飽受美貨摧殘之民族工業更無立足餘地。

【新華社陝北廿八日電】據本月二日天津大公報透露：上月三十一日北平留日同學會，曾就蔣家匪幫開放對日貿易一事舉行座談，會上大多數對此舉表示反對。認為：「一、和約未定，無法律基礎；二、日本還沒有受到應受的懲罰，他是戰犯，沒有權利參與國際貿易」。繼續，王文堂指出對日貿易是「做美帝的尾巴」。他們對於蔣家匪幫諂媚美國日本不惜出賣民族利益而表憤慨。該會會員並說明：過去日本侵略中國就是在「工業日本，農業中國」的目標下進行，如照目前的開放辦法，中國輸出煤、鐵、鎢礦砂等，那簡直放了「原料中國，工業日本」的翻版。他指出蔣家匪帮「唯美主義」的外交，已經使「我資源繁得中國民族工業不能發展。如果還照現在，日貨來了，民族工業勢必破產。」

【新華社陝北三十日電】據津大公報六日訊：斷然推出口貿易的蔣家「中央信託局」本願民族工業危機深重，近竟擅進口日本呢絨一批，共達四十萬碼，激起毛紡織業界的反對。自該局第一批日本呢絨進口後，滬市毛紡織工業同業公會當予嚴重警告，常時該局副經理楊某還屢發行奮起，蔣經理「純實業宗旨之企圖的」「不推殘民族工業」，孰知該局第二批十萬碼又已進口，并擬全部銷轉華北。津市第一區毛紡業同業公會為自救計，特通電當地局，反對此項措施，嚴重指責該局「中信局一行推利是圖，破壞經濟，推殘工業之行為，實賦日寇華北代售之存亡問題。」

為自由為生存而鬥爭

上海工潮高漲

一半地區電車公共汽車停駛

【新華社陝北三十日電】綜各方報導：上海工潮正在擴大中，繼電話局、法商各水電公司職工為自由、為生存相互支持，法商水電公司工人業於二十八日晚起開始罷工，以爭取繼續。法商水電公司各路電車公共汽車全部已停駛，該公司職員三千人亦於二十七日罷工，蔣匪上海市長吳國楨聞訊後稱，將採取「激烈行動」，逮捕工人。新組社會局亦曾與工人於三十日復工，否則以「自動離職」論，但數千罷工者不為所動，法電公司職工會堅持要求「增加十五元底薪與借貸五十萬元」的要求，則他們將決不復工。現上海已陷入混亂狀態，據合眾社報導：二十八日全上海有一半地區的電車公共汽車停駛。另據英聯社稱：全滬工人罷工可能擴及全上海。

平津學生戰勝蔣匪破壞 助學運動勝利完成

教授月薪只夠半個月用

【新華社陝北二十八日電】天津訊：津市大中學助學運動，學校方面一再呼籲，各校學生均已於本月二十日前後開課。學生救濟金因受蔣匪特務破壞，先後[illegible]，但平津各校學生繼續鬥爭，[illegible]完成勸募捐工作，目前正在分配助學金中。北平各大學學生會與助學運動領導者的工作，均已近尾聲。

【新華社陝北三十日電】[illegible]北京大學教授[illegible]，現在物價高漲，教授所得，一個月薪水只夠半個月用。[illegible]

西城史雷[illegible]教授，今年[illegible]北大三百萬元的債務[illegible]

三個朋友

·韋君宜·

「老朋友！你離開北平來嗎？八年不見，如果在街上碰見，真是彼此都不敢認了，不要驚奇，你看我這副樣子，像不像個鄉下的漁夫？

你問我這十年來的經歷嗎？那真是一部二十四史，從何說起？叫劉把我們解放區人捧得太高，叫我臉紅，當初咱們誰還不是一樣？誰都是一點一點變。說說我學可不敢當。——要你問我的良師益友麼，我可沒有什麼偉大人物的驚人事蹟可以告訴你，我的朋友也都是平凡的人，學也是平凡的學，也好，我就隨便談一段。

四三年我剛剛下鄉，住在劉家莊新選的勞動英雄劉金寬家。我在這村莊裏有過三個朋友，三個人三樣，一個知識份子，一個紳士，還有一個是農民。

先說這個知識份子朋友，就是我的房東劉金寬。一開始去，我和他自然說不上朋友，住在那裏，自己常覺著好像上西天取經的唐三藏似的，為了要成正果，鐵緊咬著牙去受罪吃苦，去數過那九九八十一難。我每天盡我所能的去對付和他們在生活上打成一片，想使他們不看外我。除了做工作，我天天跟他們上山，用心去應酬什麼「直穀」、「酷穀」、「安種穀」……。自從下鄉，幾個月就沒剃過鬍子。劉金寬女人媽家去了，我就擔著擔子住到一個炕上；劉家的驢草完了，我幫他們鍘草，他家院子髒了，我替他們掃院。臨下鄉以前，故意選一本文藝書也不敢帶。甚至因為劉老太婆天天用詫異的眼睛看著我刷牙，我覺得了，就連牙也不敢刷了。

你也不能說我在那幾天都像充軍似的，我也和他們一起說說笑笑，劉老太婆的母雞開始抱窩，我就看著一隻小雞，總得笑著去送給他們看。腿子吃草忽然吃多了，我也能高興的和他們談論一整晚上。有一個時期，連我自己也幾乎相信我真的完全改變了。——但是不行！把土翻鬆，我倒不怕，只有咬牙就能成，只有一點總歸騙不了自己，心裏總好像有一塊不能侵犯的小小空隙，一放開工作，一丟下鋤頭，那空隙就慢慢擴大起來，變成一股真正的寂寞，更禁不住外界一點刺激。好像諸著了一百分的小學生，一高笑就露了馬腳。

說說有一回，我接到一個遠方女友的信。信上說：成都的情調像北平，深巷裏飄著玉簪花露。她問：「你呢？」接信以後的幾天，使我的寂寞感達到了最高度。一個下午，我獨自躺在劉家院裏的石槽旁邊，望著牆外那漸漸朦朧的樹梢，默默聽著吧——院子裏的石磙子發出低沉而的咕嚕咕嚕聲響，那是劉老太婆拉著磙子在壓黑豆餡餅，組織縫蛋在綿肩膀上，接着劉金寬的女人站在院心喊出一聲長吼：「嘞嘞嘞嘞嘞：」立刻一口大黑母豬帶着一羣小豬直衝到我身邊的石槽上來吃食，大豬叫道：「哼哼哼」小豬叫道「吱吱吱」這現實環境和那情調真是個個具體而性的對比。我禁不住輕輕的「噯」了一聲。劉金寬正走了過來，偏偏聽見了。他就說：「老吳你愁什麼——嘿！某一定又愁咱們少下的那隻豬娃子了。」於是他就告訴我。昨晌她們常着了胎，原來牠跌在毛坑裏，淹成了一個屎蛋蛋。不知道能活不。劉老太婆和劉金寬女人也都接過口來，這一個黃昏，她們全家老小就只在談論那掉在毛坑裏的小豬，吃飯也在談，做活也在談。我本來知道，我應該隨着一起談的，但是那寂寞既經來了，就不肯去，越擴越大，像一塊石頭一樣壓住我的心思，我一首不發的吃飯，連飯都吃得很少。放下飯碗，背着手走到院心，在這陣寂寞的壓迫之下，我把別的道理一下子都忘了。心裏捲着一個念頭「即使是唐三藏取經，路上也得歇歇腿。就隨便有個什麼地方讓我散散悶也好啊！」「真這湊巧，正在這時候，村長忽然跑進門來招呼我，說專署今天又派了一個知識份子幹部到劉家莊來了。」

那個人叫關平，是做經濟工作的，我在城裏認識他，但是一點也不熟。老實說，我還有點討厭那傢伙「嘻嘻哈哈」——一套敷衍應酬的作風。但是不知道什麼緣故，這一下我聽到他來，高興得好像孤身一人在遙遠寂寞的異鄉遇見了至親骨肉，好像他是我專心盼望了一個多月的唯一知己。聽到消息，我立刻跳起來就一直跑到村口去歡迎他，替他揹掛包，扛行李，拉着手跑進村來。我招呼他吃飯喝水啊，洗腳啊，當天晚上我特別跑到村合作社去和他睡在一起，東問西問城裏的情形。我把自己所知道的劉家莊情形，幹部、勞動英雄、風俗人情，甚至我個人的生活情形全都告訴了他。他跟我講講城裏最近開的美術展覽會，新來的外國人以至某人的戀愛糾紛等等。我覺得這些東西到了我的耳朵裏寫實熟真滑溜，好像這些才是我自己那個世界裏的東西。不知不覺就談到快雞叫才合眼。

和他扯扯的時候我很高興，腦子裏無罣無礙什麼也沒想，一直到合上眼以後，朦朦朧朧，突然一個念頭跑到我的意識中間，這晚上的情景忽然使我聯想到三七年流亡在漢口，曾有過依稀彷彿的感覺，——朋友！你還記得嗎？那一次看電影，我告訴你的一句話，我說：「一瞬了這淡藍色朦朧的電影院，跟這一曙，跟這一閃，音樂台前爵士樂的調子鏗鏘鏗鏘響起來，我就感覺一種說不出的愁悲的氣氛，好像脫離了這些酷熱和生疏的漢口，回到自己原來熟慣的一個優美安適的世界。」這句話在劉家莊半夜裏湧現出來。我猛然覺得好像有一個人站在黑暗地方比着手勢嘲諷我。那個人在笑：「哈哈！嘿嘿！你原來還是老樣子！」我真覺得沒有地方可以躲開他的嘲笑。

我真還是老樣子嗎？——可不是！到了這時候，寂寞就排遣完了。自己睡在這個生地方，想起劉金寬家不定怎麼等我找我呢，倒覺得自己好像一個開小差的兵似的，難受了整整一夜，在合作社那床上怎樣也睡不着。第二天一大早，我紅着臉跑回劉金寬家去。這一天幫他們做活做得格外賣力。

我跟劉金寬的變工組上山去種穀子。劉金閣和王相如一組，我和劉金寬一組，他耕行子，我跟在後面拿糞點籽。穀雨過後的小春風，在山上蕩來蕩去。一個山峁接一個山峁，像絨風掀動的大浪。穀子地旁邊的麥苗已經有三四寸高，深由一層等線到小波紋，一波趕着一波。我鼻子便勁一吸，肺裏立刻充滿了清新的大氣。再長長的呼出一口去。劉金寬在前邊驢見了，回頭問我：「老吳怎麼了？為甚又是出氣？」我說：「沒什麼？我覺着這地裏怪美的，景緻多好！」他說：「是啊！今年地裏麥氣實在好。你看那片麥地，齊格蓬蓬滿出綠，保險請你老吳吃好麵啦！」我趕緊也傳過話頭談起莊稼來，他講得很深，含着非氣的黑土翻起來，埋過我的腳面。土裏好像有一股飽滿溫熱的香味，也翻了出來，聞着很舒服。太陽昇高了，我出了汗，一上來那份不安才漸漸消失下去。我自己問自己：「我在這個紅太陽綠麥田的世界裏不也很快樂嗎？但也是我的世界，風裏甚麼這留戀那個淡藍色朦朧的世界呢？為什麼不能拿劉金寬當做我的知心朋友呢？給什麼：：：」——一面出汗一面想，兩人越耕越快，王相如和劉金閣上了前面的，相如劉金閣正在論着，不金寬熱的地埝頭實在，對像我發興廳嚐嚐數，在劉租又是明減暗不減。劉金寬忽然大有感觸的挺起胸來，大聲說：「那能還不知道？他從前人手裏租賞家七垧地，現在又成了五垧，這是圖瞞哄自己莊上人，還是圖瞞哄老吳？看人家老吳起早睡晚替咱謀這，跟咱上地受苦，心眼裏全是為咱嘛！昨晚上因為我的豬娃子跌在毛坑裏，老吳熬得飯都吃不下，就是自家老人，自家親兄弟，看能不能趕上老吳這樣待咱們親？」

我臉上猛然一陣發燙。他這句話正撞上我心裏自怨自艾的念頭。我不說你自然也知道，我到那裏本是為着去向他們進行教育的，倒跟着和劉金寬天天在一起，吃在一起，住在一起，但他在我心裏的地位，只算我的一個工作對象，是許多對象中間的一個，猶如滿山高粱中間的一根。但是，他對於我卻正相反。他真把我當成知心朋友看。或者說比知心朋友還要高一層。我剛到時候，劉老太婆會經告訴過我，劉金寬那年是四十六歲。他家還租種自地一共十五垧，但是劉金寬後來抑對我說：他其實只有三十七歲，他說也還多着七垧，他說他媽說的造她太落後，相信別人的謠話，怕前怕後，怕我們要拔地去像公家人，她又相信地主黃四爺是恩人，不願意減租。此外，我還從他嘴裏知道了他一輩子的幾件奇恥大辱。——黃四爺十九歲的小老婆打過他的嘴巴，小少爺拿他當過馬騎……等等。我早就看得出劉金寬是一個很要強不甘心的人，這樣卑怯很少和人談過吧，但是卻象來和我還不相識只有兩個月，過去生活大差地還的個人來談。他這樣會使我很憶感，特別是那晚上我為了逃避寂寞跑去找了關平，第二天反倒在山上聽見劉金寬說這些話的話（我說我為他愁呢！）我真覺得他比我還利害。從這一個由頭，勾起我到劉金寬平日待我那些情形：我在自己心裏暗暗許量。假如我媽也在傍放，或她若是不願意減租，偷倫埋怨着等等，我能把這些事都告訴劉金寬這樣的人不能？——不能够！這簡直不可想像！我一向自負是心地純厚的人，只會自己吃虧，沒做過虧負人的事。但是，這時在劉金寬的面前，突然使我感覺到，自己有點像舊小說裏寫的那種負義之徒，人家待他簡直如山，向他託妻寄子，他卻需不起這八拜之交，另外去和宰相府裏家裏締結親眷了。

我從後面看着他。他站在那滿陽光的山坡上，土地在他的架子底下一片片開花，高大的背影襯在碧青的空間，格外顯明。好像一根大粗柱子，在青天和大地中間撐着。這一比，比得我多小！從那早上，下了決心，要真心和他們在一起，要真能做朋友，和劉金寬在一起要真能快樂，不再寂寞。實在的，以後我在劉家莊覺着心上都多了，吃飯說話洗臉刷牙，不再覺得像背着一個施捨的重担，你知道，一個施捨的鄰人，是沒有和受施捨的鄰人成為朋友的。我在劉家莊，開始覺得自己是他們中間的一個的時候，我就開始快樂起來了。（未完待續）

給林彪叔叔的一封信

·從吉·

叔叔：

分別一年多了，你各方面都好嗎？嬸娘也好嗎？小弟弟小妹妹們都健康吧？我告訴你：祖父及全家人，因為三月間胡匪宗南的進攻，都從陝甘寧邊區，疏散到了山西×縣××鎮，仍受着政府生活上種種的優待，平安無事，我和姐姐弟弟也隨着家裏人到過那裏，並在那裏住過一個多月的學校，七月間我們原先上的學校也過河來了，祖父答應了我和學校一起走的要求，從此以後，我們就跟着學校又過起集體生活來了，現在我們已到了目的地，並已經開始上課，生活條件一切都好，請不要掛念！

想起以前在國民黨地區逃難時的情形，那時被日本包圍，國民黨壓迫，弄得咱家裏我嬸嬸病死了，兩個年幼的妹妹餓死了，親愛的祖母和媽媽被衝散後病死了。老小哭哭啼啼，一家不能團圓，不禁使我心酸流淚…………………。

現在可不一樣了，叔叔！我們可說到了天堂，見到光明太陽了，各種各樣都比從前好得多了，你想想我該是多麼的高興啊，我心裏喜歡得眼裏也要掉淚了…………………。

如今我很健康，在共產黨的懷抱裏生長着，一天一天在向前進步着，知道將來要為人民服務，要做毛澤東時代的新少年，為咱受難的家人報仇，還知道了不少事情，學到了些小小的本領。

自從你去東北，領導東北人民進行解放翻身運動，我就睜大眼睛常想看到那裏勝利消息，果然不錯，在前些時報上看到那裏常打勝仗，最近聽說你們又準備作一次更大規模的反攻，解放那還被國民黨統治的幾個城市像瀋陽、長春等，我知道這些後，高興極了！走路時禁不住要跳着走。

最近劉鄧大軍過河南征，解放了二三十個城市，及廣大鄉村，這些勝利消息傳進耳朵裏，我更是興奮呵，現在我們要開慶祝大會，要向全國人民告捷，我想：不久，就會聽到你們的勝利消息，叔叔：你知道我聽到那些消息會多麼高興呵，祝全中國人民早日解放！

並祝你身體健康！

經兒從吉　九月二十五日

緊張而愉快的人們

◇鄆城後勤工作特寫◇

·黃　鐵·

九月四日，蔣介石命令第五軍要在這一天，不管多大的犧牲要重佔鄆城，不然的話：「三民主義就垮台了（蔣語）」，於是一場戰，在離鄆城二十里外的地方展開了。戰聲起來雖然、槍聲緊日整夜的響得那麼急、那麼近、那麼怕人，但我看見老百姓們還是那樣的鎮定、安靜，不但毫無顧慮的愉快，而且似乎增加了一種新的愉快；對蔣軍仇恨得以報復的愉快——反攻必然勝利的愉快。——他們安慰着受驚嚇的小孩同他們自己：

「不怕，是自己人來了！」他們帶領着自己的孩子們走出去，觀望着我們的部隊。

五日，槍砲聲已漸遠。但從四處傳來一種倔強的鎚打聲；固執的此起彼落的傳遍四方。我帶着懷疑的心裏走出去看看：原來是老鄉們在用棒槌捶打着高粱。他們散坐在麥場上、樹林下、房門口、院子裏，差不多家家戶戶老老少少都同時在做着這個工作——把床單子鋪在地下，盤腳坐下；右手高舉棒槌，用力捶打高粱。於是，紅油油的高粱粒從穗上迅速脫落，向四處飛濺。棒打高粱的劈劈啪啪中夾雜着傳來轟轟的砲聲，造成了全民支援前線戰爭的偉大合奏。我為此深深感動，順便坐在一位約四十歲的大娘身旁，她的髮子已因過於勞累，前掉了，變成「一條未梳的長辮」，但並未停止工作，我打招呼，她笑着向我說：

「老大娘！辛苦了，手捶酸了吧！」

「看你說啥話，好壞得讓隊伍吃上飯嘛！俺們的人要吃得飽飽的才有力氣，你說這是實話不？」她抬頭問我，把打完的高粱穗放在一邊，又捶了。

我答：「是實話，但前天就有隊伍說的哩！」

「那當天氣不好，無法割，現在天氣好了怎麼也好說，我願還這樣一股忙一百天，也不願中央軍來住一天」，他們來了，這麼好的高粱也踏倒了，使的拿去喂馬哩！」

旁邊一老漢插進來說：

「那準，上次中央軍來順手拆高粱，用汽車拉穀子，老百姓那一個不罵；這次不是咱隊伍攔着，昨天鄆城了，同志！新五軍這次就得消滅在鄆城門口吧！」

還未等我回答，小孩子們忽啊啊的叫起來，拿着高粱打着高興得猛打一氣，邊打邊罵着：「噯！死小鷄，打死你，你想像吃八路的飯，那可不行，兒童團姊妹們不准。快走，死小鷄！」

還一來把大人都逗得笑起來，孩子們又嘻嘻哈哈的爬在地下，幫助大人拾起飛濺在四周的高粱，像一羣小雞一樣忙碌着，當不當的小紅虫兒一般。

我轉回指揮部的時候，房東家的輪子又旋轉開了，嗡嗡的只叫喚，猛然繼有點像飛機的聲音。我站在磨房門口，聽着磨子轉的一人，麵粉飛飛在他的頭、臉，以致全身上，他彷彿剛從麵裏爬出來一樣，他已成白鬍老人了，但我從他唯嗚嗚嗚聲音中，聽出了他還是個壯年人，此時，他用力的鞭打着黑驢，雖然在我看來驢子走得已夠快了，但他還是不滿意驢的工作，他怒罵着：

「你狗仔子，還不替八路軍快磨，呵！打！哈！」

一邊他又把麵粉從磨上弄到籮裏邊篩着，急的怕憎惡的臉色已轉為愉快了，他又唱着：

「蔣二禿子沒好心，一心要害莊稼人……」

但當他一轉臉看見驢子走得稍慢了點，他立刻舉着高呼：「哈！打！快走了，中央軍來了把你殺掉吃了，看你還偷懶不？」不知怎麼的他又鄭重的撫摸着驢子的黑色脊背，鄭鄭的撫摸着，像對待一個無辜被打的小孩安慰着說：「好好磨吧！只要八路來了，中央軍就沒法殺死你了。」他笑着對鄰人說：「還是我分得的果實，哈哈！我的小驢子。」

我走遍了楚集全村（離城八里）沒有看見一個閑人，然我不能也不必寫出他們每個人的名字，我們誠樸的廣大人民，都在緊忙熱烈而且愉快的為人民解放軍準備糧食；為保衛自己的利益而工作着。

翻身教員和地主教員

·李文珊·

張鳴林是個土生土長粗通文字的工農知識份子，前年武安解放後，他就到城關十五街當教員，在土地改革運動中，他家庭翻了身，他教學的很有勁。

今年正月他在縣裏集訓後，感到自己文化低，教學經驗少，當時向上級要求一個文化比他高的教員和他一同教學，他想這樣一方面好幫助他學習，另一方面不誤兒童們的學習進步。後來三街和十五街的學校合併，上級就讓一個原在三街教學的地主教員賈積財和張鳴林一同教學。

開學以後，張鳴林每天上課忙得顧不上吃飯。但賈積財卻一貫的是消極怠工，對兒童的學習是應付公事。他家就在城關住，離學校一里多地，每天回去吃飯都是早退晚到。張鳴林當時不了解他的成份，幾次好意的勸他，不但沒改，反而結成私人成見。

春天家長要求兒童生產，學生七零八落的不到學校。張鳴林召集全體兒童，針對着家長們的要求，給兒童們說明了現在「生產學習兩不誤」的教育新方針。根據城關羣衆的需要，又給學生們訂下了三天抬一担水，一星期抬一次糞土的生產計劃。兒童們聽了很高興，第二天到的為齊的。

賈積財根本就反對這個土頭土腦的張鳴林，趁兒童們進行生產的時候，他把三街的地主兒童李潤珍、劉月娥等培養起來當幹部，給張鳴林提出三街兒童沒有勞動鍛鍊，不能參加勞動。並且在這個期間，給地主兒童作圍了翻身子弟挑戰。地主子弟唸書多年，翻身子弟沒唸過書，結果翻身子弟輸了，還得給地主兒童家裏抬水。翻身子弟唸不會，他就用板子打，劃的兒童們背地光叫苦，當面不敢吭，慢慢的都不敢來學校了。

張鳴林感到自己文化低，每次編好了教材快板歌子時，總要先叫他看看，改改字，順順句，但賈積財總是表面上說：「不錯、不錯」，及至寫到黑板上，對着很多學生和羣衆，他才大聲指出這個錯了，那個不對，鬧的張鳴林臉上很難看。他反對羣運，反對土地改革。他家裏挨了鬥，他心裏總是不服氣。他不參加羣運，也不讓兒童們參加。張鳴林編了個「羣衆翻身歌」，他說不合適，不叫童兒們唱。

張鳴林忍受了各種打擊。在這種困難下從沒有低過頭，反而幹的更加積極了。後來他又親自到合作社，給經理搞好關係，撥來四十八輛紡花車，教女生們學紡花。後來女生們小組都學會了紡花，對家庭生活上也有了很大幫助。防旱備荒時又親自參加兒童互助小組，担水種花，把所有的翻身羣衆，翻身子弟都團結在自己的周圍。賈積財所做的反對羣運，逃避勞動，東遊西串，打擊翻身子弟，到處破壞的事實不久也一件一件被羣衆所發現，除發動羣衆和兒童訴苦鬥爭外，又把他扣起來。張鳴林這樣艱苦實幹，不怕困難的精神終於得到了成功，縣裏集訓時大家選他為全縣模範了。

要先和貧雇農商量

★和申抒同志討論羣衆路線★

·高　辛·

讀了申抒同志「談「有事和羣眾商量」給我的啟發」（載九月九日本版）一文，我感覺到中間的反省，一般的說來，他清理了去年羣運經驗的一部份，認識上是提高了一步，但是我認為還沒有深入到問題的本質。

根據申同志的結論是：「將問題交給羣衆去處理」，讓羣衆在集體的場合加以審慎的比較」，這種認識與精神是對的，但是交給怎麼樣的羣衆去處理和比較呢？這點我認為是問題的關鍵。

目前我們的任務基本上為的解放農民。但是中農雖有翻身的一致要求，由於他們受剝削程度不一樣，對土改的要求和態度也就不一樣。申同志所舉的村長（中農）與農會主席（貧農）對土地改革的態度，就表現了兩個階層的差別。「差不多」思想與和事老態度表現出中農的階級本質；「不鬧便罷，要鬧就析草除根。」表現出貧農的階級本質。他們既存在着中貧農的共同點與矛盾點，我們必須開闢上就會產生不同的看法和意見。在今天的農村中，由於土改還不徹底，整個貧農階層還沒有完全發動。如果不分別中貧農對革命的不同態度，不弄清貧農是土改的基本動力，不把貧農的要求當作土改的基本方向，不劃清中貧農兩個不同階層，而籠統的交給羣衆，那末在貧農未被很好發動起來的地區和村莊，中農會佔優勢的，中農的態度會被認為土改的基本方向，「農主席，村長好」就是明證。

譬如張縣「在多數表決之下（中農人數多），果實落富農路線分配」，這樣必然會影響和阻礙深入與貫徹土地改革，因此領導羣運者必須明確的站在農民中的貧農立場，要為貧農撐腰，應把問題先交貧農去處理和比較，「一切工作通過貧農」，這才是羣衆路線。這樣指導思想明確與肯定起來，那怕羣運中如何複雜的問題不斷到來，就不會搖擺不定和糊塗起來。

由於中貧農有它共同的翻身要求，因此必須團結中農，但「貧農是骨，中農是肉」，必須以貧農為骨幹，以貧農的意見為中心，再去得到中農的同意與同情，團結大多數。只有這條貧農路線才是民主革命徹底勝利的保證，毛主席早在大革命時代就已指出：「這些貧農大羣衆，乃農民協會的中堅，打倒封建勢力的先鋒……貧農因為最革命，所以他們取得農會的領導權……這個貧農領導，是非常之需要的……沒有貧農便沒有革命」。

申同志對於土改中的羣衆路線就是貧農路線的認識不夠明確，因此在開始認識農會主席好為是偏抽象的認識，經不起中農一說，說得糊塗起來了。同時他對農主的看法也有偏向，「該村農會主席是貧農，工作很積極（尤其在領導羣運方面更如此），但作風不民主，且在鬥爭中多得了果實」，這種評價很不妥當的。我認為這個農主席真正代表了貧農階層的革命本色，也正說明貧農受了幾千年的殘酷剝削，今天一旦翻身的必然行動，他的行動是「完全合乎歷史發展的實際」（陳伯達語），他過去受的痛苦很深，今天還威風，多拿或利益，有啥不該呢？中農評論他「什麼都是一把抓，自私自利，想發財……」，村長那人倒公正」，這是中農立場的說法，如果我們把貧農今天的時光同中農來比一比，那末正像曲沃貧農所說「這面上我們分了些東西，實際上比中農差得很遠」，究竟誰一把抓、自私自利、發財呢？

當然，那個村農會主席要個人多得果實，仍是他的缺點，但這個缺點是在發動貧農，發揮了貧農的民主條件下，可以改造的，而且也必須以此來改造的，貧農中間不是沒有不良習慣和歷史上做過錯誤的地方（如當過偽軍偽組織人員），這主要是為生活所迫和舊社會毒害他們的，如果他們在無產階級政黨領導下得到權力或參加領導，生產關係起了變化，他們也會變如自己的，事實上今天已有許多貧農變好了，並且領導鬥爭很堅決、很能幹，即或有些不好的表現與壞習氣，也祗是少數，只要容許苦衆教育他們原來的階級覺悟會團過頭來的。

這些意見未必正確，希望申同志和別的同志們指正。

訪問「螺絲釘」們（三）

·鐵　明·

飛毛腿的通訊班

「通訊員，通訊員，一天跑腿不得閒。」通訊員是一個苦差使吧？為了這個，我去訪問了通訊班同志，但給我的印象卻恰恰相反。

他們的房子裏，乾淨整潔，牆上掛着自己造的胡琴、槍和子彈帶。班裏只剩下班長孟德保和吳能雲等幾個翻身勤勞的青年小夥子，笑着把我迎到房裏。他們和我拉話，毫不拘束，好像多年不見的老朋友一般親切，但說的話，好像憋了多少年沒說話似的滔滔不絕的說也說不完了。

「我班原先共有十四個人」，孟德保說道：「今年為了支援前線，減去了一半，工作還是一般多——四十個單位的信。但工作沒有做壞，比從前還帶勁了。有了信，像爭我搶，搶着去送。差不多每個人一天都能走一百二十里，二百四十里的地方兩天可以來回。六十里的地方，一天就可回來。」「如果有了費報，往日不在家，三四十斤，一個人就揹着送走了。多了兩人都抬，能叫人等信，不叫信等人。」

「為什麼這樣帶勁呢？」孟德保同志說，他班的同志都是翻身農民，家裏現在都有了吃喝，打蔣介石是為了保住自己分得的土地、房屋、財產。工作越做得好，打蔣介石越快。因為他們有了這樣明確的目的和堅強的信念，就產生了用不盡的力量，產生了驚奇的故事。孟德保、吳能雲家裏都有年輕的老婆，離家也沒有多遠，然而他們一兩年沒有回過家。李如保，他家給他來了兩三封信，催他回去結婚，他沒有理睬。後來他爹又跑來叫他，但他又用好話把他爹打發回去了。他說現在打老蔣事大，再熬兩三年打敗老蔣，回去結婚也不遲！

他們的學習進步，更是驚人。他們在家時，用他們的話說，白紙上寫黑道，他認識我，我不認識它。可是參軍後二三年內，已能寫普通信件及日記了。他們辦公桌上，貼了一個紙糊的信插子，信插上畫着毛主席不像的肖像，像小學生畫的一樣，掛着兩支不很好的水筆，還有「一年有才板話」。他們學習熱情很高，不送信、不生產時，即爬在桌上看書或寫日記。有時候，跑了一百二十里路回來，連飯也顧不得吃，就跑去上文化課，或聽政治課。

我看了他們五本日記。在這幾本日記裏，燃燒着他們高度的工作熱情，流露着他們愉快的生活，強烈的上進心。孟德保，八月二十五日的日記上這樣寫到：「吃了下午飯，我冒着雨去牛頭送信去，在稻黍地拿了驚吵七萬七千一百元，問到半路上，發現沒有打回收條，自己思想了一陣，又跑回去要回收條。在牛頭寨屬工廠伙房裏，和老羅坐了一陣，他是上當被役卻放過來的。他說村上打一次逃亡軍人不對。我感到老羅的思想不對。羣衆眼光大，羣衆說他跑回時帶着一支駁殼槍。槍是那裏來的？我們是人民軍隊，應該幫助羣衆翻身，他是好人？是基本羣衆，羣衆不會打他。」

他們的日記把我吸引住，看了半天，又和他們談了些記日記的方法，然後才走出來。

地主的鴿子盜民糧

晉綏臨縣十區舊則略地主王萬全，有二百多畝土地，養着大牛兩條，僱着三個長工，並經營着一座酒坊和一個當鋪。

民國二十年到三十年，他養了一千隻左右的鴿子，喂在他院內的鴿籠下。當每年六月到八月，正是羣衆夏秋收穫時，地主王萬全就把鴿子放出去讓吃老百姓的糧食。鴿子飛回來後，他就給鴿子喝石灰水。鴿子喝了石灰水，就把所吃的糧食吐了出來，每天每個鴿子吐五錢糧食計算，每天即可得二十餘斤，十幾年來，不知道地主利用鴿子盜了羣衆多少糧食！同時每個鴿子每天又能拉三錢糞，鴿子糞的價錢等於雜糧。羣衆呢，不但地裏的糧食受損失，而且還被大羣鴿子糟蹋過的莊稼也就不能完全熟了。

地主王萬全把鴿子盜回來的高粱送他的酒坊蒸下酒，賣給羣衆喝，就這樣不花本錢，又把羣衆剝削了一次，你說地主們精不精、狠不狠！